

书话岁月

难忘,那遥远的声音

■金涛

【他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行行数学公式,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用抑扬顿挫的粤式京白娓娓道来。】

回忆,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前不久,收到一本特别的书《城钩岁月,环翔天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这是“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立65周年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建院10周年纪念文集”。按我的理解,这是北京大学地理系(现更名城市与环境学院)师生集体的回忆录。尽管这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学科的历史回顾,在整个国家莽莽苍苍的原野中仅仅是很渺小的一个小土丘,然而它的成长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并以独特的视角见识了历史与现实的欢乐时光与艰辛岁月。我因为也是该系的老校友,在末名湖畔度过令人怀念的青春时代,此刻阅读诸多师友的回忆文字,不仅得知许多陌生的往事,也不由得勾起我对母校,对尊敬的师长的回忆。那尘封的往事如同埋藏地下深处含水层中涌动的泉水,一旦有一点缝隙,立刻奋击、奔涌、喷射而出,几乎不可阻挡地涌上心头。于是许多的面孔,许多的声音,许多的南腔北调,许多的喜怒哀乐,像阳光驱散大雾由模糊变得清晰,浮现于我的眼前。

在这本文集中,引起我浮想联翩的是一张老照片,在正文前的几页照片中。照片是几十名师生在北大文质楼门前的合影,照片的说明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前排左五)来北大授课后与自地教研室教师与1957级自地同学合影”。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读大学那会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留下的照片很少,所以这张合影对于我来说十分珍贵。这不仅是在当年校园生活不可多

得的影视资料(我从照片中看到了除了黄秉维教授外,还有尊敬的林超教授、张景哲教授、陈昌笃教授、陈传康教授、卢培元教授、崔海亭教授等,最重要的是见到了我的一帮朝夕相处的“哥们儿”“姐儿们”——1957级自然地理专业的老同学。我也找到躲在后排角落的“我”。此外,照片中还有低一班的1958级自然地理专业的同学),更重要的是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教授当年作的报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不清黄秉维教授讲座的题目,甚至大部分内容也由于时隔多年大多忘却,然而有一点印象很深,那就是针对发生在不久前“大跃进”时许多地方虚报粮食(和其他作物)产量,竞相宣传“放卫星”,鼓吹亩产小麦、稻米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浮夸风,黄秉维讲了一点他的思考,深沉的不显山露水的思考。先生是广东人,个子不高,说话不温不火。他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行行数学公式,然后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用抑扬顿挫的粤式京白娓娓道来。

他的思考看来是很成熟的,既有来自农田种植的观察和实验,也有大量理论上的探究。作为一位研究自然地理的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黄秉维没有涉及政治斗争的是非,而是从地球表面热量和水资源,与作物三者之间的平衡,从农作物吸收太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以及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和水合成有机物的机制,以数准的数学演算,计算了一亩地在一个生长季吸收的太阳能,可能转化为种子的数量的最大值。



黄秉维(前排左五)与1957级同学合影

作为科学家,他的论证来自缜密的科学数据。他的结论是:即使是全部太阳能一点儿也不浪费,按照理想的方式全部转化为作物的种子,当然在现实中无法做到。即便如此,按现有的农作物品种,亩产小麦、稻米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是完全不可能的。

偌大的教室里安静极了,师生们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目光,没有人说话,也没有提问,但是突然之间,响起一阵发自内心的掌声。

自此以后,尤其是跨出校门之后的长长岁月,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听过多少报告了。由于生性愚鲁,许多报告如风吹过,只有黄秉维先生的讲座,始终牢记于心,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至今,快60年了,我仍然难忘,那遥远的声音……

飞沿走笔

【今年北京的初雪就没有体现应有的生命和记忆特征,所以网民说,初雪爽啊!】

1月21日夜至22日晨,按漫天大雪覆盖原野的标准,北京的雪还是没有领到“进京证”。不过,北京市气象局22日晨发布消息称,21日夜开始,北京出现入冬以来首场较大范围降雪,全市多于10个人工站点观测到有降雪现象,已达初雪标准。

尽管达到科学意义上的初雪标准(满足3个条件之一即为降雪:全市20个人工站中多于10个站点观测到有降雪现象;城区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观象台5站均观测到有降雪现象;或城区5站中的3个或以上站点观测到有降雪现象,且至少一个站点降雪量≥0.1毫米),但在公众的眼中,这样的雪不过是微雪,算不上真正的雪。

雪是有生命和记忆的,今年北京的初雪就没有体现应有的生命和记忆特征,所以网民说,初雪爽啊!

为何北京人和北方人对雪充满盼和爱,怀着思与念? 早盼甘露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在乎,下雪即是生命重逢和记忆的复苏。

雪的生命是天行有常。如果降雪迟迟不来,甚至根本无雪,意味着自然的反常,也影响到人和万物的生命,无论是新生命的诞生和旧生命的消亡,以及生命周期的延长或缩减。

北京和北方的初雪和雪更关乎万物。水是生命之源!虽说北京最长的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达114天(1970年10月25日至1971年2月15日)和近10年最长为108天(2010年10月25日至2011年2月9日),但此次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20日已经连续90天无有效降水,并且初雪比常年晚了53天。长时间不能获得雨雪滋润的万物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雪的生命和记忆还与人的生命周期和意义联系在一起。女性生命成熟的标志在于初潮,生命的旺盛和繁衍象征又在于每月的种子流淌。今天,无论中外,初潮的年龄都提前了。二三十年前,女孩的平均初潮年龄为13岁,但目前为11岁。初潮提前既说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营养的充足,也意味着与气候变暖有关。尽管这一点也还存在争

爱乐者说

音乐行者的“乡愁”

■李近朱

【“乡愁”是一个热切的信念和情感,也是艺术上最易萌发激情的一个触点和空间。】

以20分钟写出那几句旷世诗行的余光中先生,去年底长辞于世。这首《乡愁》诗,抒发了海峡“这边”和“那边”同胞的深情悱恻。自此,“乡愁”便成为凝聚了家国情怀的一个诗意图语。

回望西方古典音乐旅程,“乡愁”也如影随形一般跟随着许许多多音乐行者,并催发出了许许多多传世名作。“音乐行者”是我杜撰之词,是指为数甚多的音乐大师,离开故国故土,行走到了异国他乡。这些行至异域寄寓异地的“行者”,毫无例外,都有浓浓“乡愁”。

只有离别,才知故土炽热,家国情深。于是,“乡愁”才给敏感的艺术家的灵感,才有了惊世的或旷世的杰作横空出世。可以说,“乡愁”是一个热切的信念和情感,也是艺术上最易萌发激情的一个触点和空间。

音乐是无国界的“世界语”。音乐家是流动着的“行者”。许多大师是在家国之创创造了艺术辉煌。比如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他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涯大多在奥地利度过。他的全部杰作以及最终长逝,皆在异国他乡。他的故乡已经被“抢空”了,几个想买电饭锅、手表的姑娘都失算了。

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样的“限量抢购”也不过是一个噱头,日本人已经习惯了。每年年中年末两次,日本的各大品牌都会大甩卖,促销力度大的可能会三折、四折左右,完全不亚于福袋的优惠。再加上福袋中经常会有一些标价很贵,其实却完全穿不出去的“丑衣服”,所以“福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忧袋”。在新年第一天买个福袋多半是图个喜庆,如果运气不好抽到了不喜欢的衣服确实容易心里不痛快。事实证明,我抢的好几个服装福袋,虽然抽到的衣服算不上“丑”,但毕竟不是自己选的,实际穿的次数远比精心挑选,花“大价钱”买来的衣服要少很多。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排队几个小时,抢来的商品却不一定喜欢,确实有些划不来。对我来说,“抢福袋”也只能算是来到日本的一次“文化体验”了,下次还是新年第一天睡个好觉,去逛逛寺庙神社来得实在。

论,但联系到近20年来大部分年代的初雪都推迟了,说明暖冬和初雪推迟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而且,世界气象组织(WMO)根据5家主要国际气象机构的数据,2015~2017年被确认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年。

晚来的雪和降雪也不足于冻杀大量的虫害和有害微生物,如果仅靠天吃饭,收成就要大打折扣。这或许是盼大雪的最主要原因。

雪的生命和雪关乎生命也在于雪的净化功能,雪花能够形成除了温度是重要因素外,还在空气中各类微生物和尘埃,雪花和雨滴中的物质称为核素(凝结核),是雪和雨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降雪也意味着,雪花可以裹挟空气中更多的微生物和尘埃,清洁空气,有利人们的健康。至于降到大地的微生物是否有害作物,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有害,但另一种认为大雪和寒冷的气候已足以冻死多数有害微生物,有利于作物。

下雪的生命和记忆也体现在人类与雪有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中。生活在马尔代夫、基里巴斯、图瓦卢、澳洲等国家的人当然看不到雪,也不会有与雪有关和融入雪中的生活,他们的面向大海四季如春(如夏)的日子也成为鄙视其他有雪国家和地区的理由。不过,有雪的国家地区也大可以用“夏虫不可以语冰”来反讽。

但是,当关于雪的文化进入这些国家时,就有可能消除鄙视。在热浪如炽的夏季,人们会在澳洲等国家看到很不搭的生活方式,尽管冒着大汗,人们也要戴着红白相间的圣诞帽子和穿着红色圣诞服装庆祝圣诞和新年,要知道,这是在冰天雪地圣诞老人的标配,但在炎热的澳洲夏季也在流行起来。原因在于,移民到澳洲和热带地区的西方人把圣诞文化带了过去。

如果遵从雪的自然生命和记忆,盼初雪按时而来和后续的雪越大越好就是一种美好的祝福!

中英村诗苑

望海潮 忆少年

■严加安

古稀之际,飞翔思绪,常忆年少寒窗。私塾老师,神情肃穆,课堂字句铿锵。训诂解迷茫,诵李杜经典,蒙梦诗唐。研墨挥毫,临摹颜柳字端方。

六年中学韶光,悟人生境界,道德文章。偏爱语文,痴迷数学,试图改化圆方。矢志不彷徨,各科勤修炼,成绩风光。所学虽然淡出,素养驻心房。

五绝 访问玻尔研究所有感

■颜昌义

玻尔平生事,才名久放光。浮雕铭妙语,短句大文章。

注:青铜浮雕上刻有荣获诺贝尔奖的玻尔等四人,和标题:Suspended In Language(悬浮在语言之中)。

七律 赞南仁东

■余德浩

献身科苑探群星,射电天文大蠡擘。志在深山寻鸟迹,魂归广宇觅蝉声。辉煌业绩利民事,精彩人生报国情。二十余年圆梦日,神州重器耀征程。

人月圆 赏菊

■白彤霞

西风一夜枫林醉,人道又金秋。菊花开也,红黄绿紫,竞上枝头。呼朋唤友,东篱诗酒,千古风流。白云托雪,瑶台玉凤,真个轻柔。注:白云托雪,瑶台玉凤菊花名。

鹊桥仙

第二架国产大飞机首飞成功

■王赫珍

银鹰展翅,玉龙飞舞,华夏再出奇迹。长空浩渺任翱翔,航程远、平安落地。神州巨笔,湛蓝天宇,书写研发历史。成功实验大飞机,圆国梦、扬眉吐气。

七绝 赞读诗会

■刘纪亮

金声玉振诵华章,韵苑精英聚一堂。气势恢宏盛世盛,弘扬国粹耀辉煌。

七绝 治党从严

■白英

初心正道不容偏,治党从严勇克坚。污吏贪官终扫尽,复兴华夏梦将圆。



游走东邻

新年,福袋!

■刘凌子

【我早上7点多赶到商场站到队尾,保安大叔立刻冲过来递过来一个暖宝宝。】

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印象,在日本不抢一两个福袋不算过年。所谓的“福袋”就是各个商家为了促销,会把高于福袋价格的衣服或者电器(根据各家商品不同)随机装进福袋中限量卖给客人。根据各个商场营业时间的不同,1月1日或者2日开抢,抢到福袋的客人不仅仅是占了“大便宜”,更是抢到了一年的福运。尽管不知道内容物如何,但往年日本人买到福袋就会在网上“晒内容”,互相比较哪家比较值得。有几个牌子的商家向来以实惠著名,他们的福袋更是抢手货,要早上四五点就去排队才能抢到。尤其是苹果的福袋,据说1月2日8点开卖的店甚至12月30日早上8点就有人背着帐篷排上了队。

我本来是冲着“体验日本独特文化”去的,不知道怎么的后来就变成了抢福袋一族:在网上查各家店的攻略,提前一个月跟朋友去各大商场“踩点”,甚至开始设计“福袋路线”,简直陷入了一种无药可救的疯狂状态。

我早上7点多赶到商场站到队尾,保安大叔立刻冲过来递过来一个暖宝宝,帮顾客们抵御严寒,仔细一看商场还周到地放了好多台巨大的加热扇在门口。商场10点开门,来排队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在我后面也已经迂回排了三四排,大家都是两三个人一起来排,有的一边看宣传单一边选先冲向哪边,有的聊着不相干的话题哈哈大笑,有的轮流替换排队的人,带回来热乎的麦当劳早餐。商场虽然对排队的人人力所能及地周到,却丝毫没有提早开门的意思。

10点准时开门,本以为是顾客一股脑涌进商场,把柜台上仅有的几个福袋抢走的场景,但事实上商场一次只放几十人入场,不慌不忙,井然有序。